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四〇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竟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藉爲易於識別我產與外產（蔣美貨物），便利各邊民商往來運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運銷證」（其他解放區之土產品運來我區者，其運銷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運往本邊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商人均須向就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運銷證」，否則難以辨別，即以外貨論處。此證規定於十二月一日一律啓用，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盜竊、走私人員竊取等流弊，茲爲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啓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冒充緝私者，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保德鶯村農民舉行控訴大會

開除縣委組織部長劉芝茂黨籍

對劉逆父子惡霸罪行進行了總清算

（保德訊）地主惡霸劉芝茂父子混入黨內，竊據要職，欺壓群衆，被群衆扣押一訊，已誌四日本報。按劉家父子原係破產地主，詭稱僱農混入黨內。劉芝茂歷任各區區委書記，縣委組織部長，利用幹部職位，在滅組時期掠奪農民土地，現已擁有土地五十垧，恢復了過去的地主光景。劉芝茂的父親叫劉三，當過村支部書記等，曾以姦污爲目的，發展女黨員，誰不滿意他家或他家想謀害誰，就說誰是特務。去年劉芝茂參加分局高幹會回去後，即分家變地，抗拒土地改革。「告農民書」發佈後，群衆把劉芝茂從黨校扣回來，並將劉三及劉三的二兒劉拉從害（也是個惡霸）扣押。本月三、四兩日，四區鶯村及二區扒樓溝、南河溝群衆，連續舉行控訴大會，向劉家父子進行總清算。到會群衆歷數劉家父子惡霸罪行後（罪行見二版），提出嚴厲質問，被劉芝茂迫害數次坐禁閉的扒樓溝貧農楊張大，指着劉芝茂說：「劉爺爺，你過去是全縣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可是你做的盡是害人民的事情，那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你那時裝腔作勢，不和我們稱同志，你那要我們稱呼你同志。」貧農歸油油說：「去年你還說我是特務，你父子們想消滅我，害得我多苦呀！」中農王毛子質問劉芝茂：「你打我因爲甚麼？」劉說：「怕你暴露我的問題。」又問：「你爲甚麼給我訂富農？」劉說：「爲取消你參加農會的資格。」群衆越問越多，越說越氣，大家要除劉芝茂這個壞根子，主席團俯鄉說：「劉芝茂做的壞事不止咱鶯村這一點，叫全縣人民去審判他吧！」接着群衆一致決議開除了他的黨籍，送縣府治罪。劉三當場被鎮壓，劉拉從害被群衆懸獅了一頓，控訴大會遂告結束。

狗腿子白致陞混充支書 同被群衆清除出黨

（又訊）四區鶯村支部書記白致陞（封鎖富農），是地主惡霸劉芝茂父子的狗腿子，在本月四日農民大會上，被群衆開除出黨。白某係白家溝人，幾年來欺壓群衆事實很多，三十二年貧農郝小子因沒生產資本，把土地出租給地主高健，白致陞就強迫郝小子實行「減租」，逼着因給地主五斗「長收租一」；徵公糧時不給高健計收入，反把郝小子的產量冒計四倍。貧農高二，四四年要求他幫助贖父親手上被地主利滾利霸佔去的地，村裏人都說有條件贖，但他說：「你老人手上的事父無「執把」，不能贖。」高二要求三次，村長馬占魁、區長高鳳碌調查後都認爲能贖，惟有他不准，且嚇唬高二是「壞人」。前年區幹部劉汝田到禪坊村徵罷公糧後，他去「檢查工作」，混入共產黨內的地主馬堉金、馬候胞請他吃豬肉，說「這村有八家中農都是肥縮鷄」，他立即把地主馬堉金、馬候胞的公糧減下來，另給八個中農每人加了二三斗。一次輪着他本家白致維（富農）的驢去支差，他指使村主任白潤丑，去派貧農白雙全的病驢去，結果到路上就死了。今春村內給貧農杜發財調劑下水地，他就強逼新窮要去種，被村長馬古魁制止。四五年村選，他勾結鶯村地主惡霸劉三（劉芝茂之父），預先在黨內佈置，保證壞幹部高全「連選連任」，含晃塔群衆不選高全，而選歸油油當農會幹事，他就誣蔑是劉芝青（惡霸幹部）從中「破壞」。把劉撤了職。惡霸劉三在村內姦淫婦女，想欺侮誰就欺侮誰，其他村幹部看不過，在村內寫了條「反對新二流子」的標語，白致陞立即命令塗去，並叫這些同志反省：「這是什麼思想」。本月四日白家溝農民大會鬥爭地主時，大家一致控告白致陞的罪行，貧農高二說：「你是地主的幹部！不是僱窮人的幹部！」劉芝青質問說：「劉三的壞事，爲什麼你給包藏的那樣牢？」白說：「我過去不是當幹部，是給劉三當狗腿！」衆人說：「我們老百姓的斤四兩小米不叫你吃了，早些滾蛋吧！」當場將白致陞撤職，並洗除他出黨。（康濤泉）

簡訊

十月二十一日永和四區長索自然村，僱農許丑娃、貧農郭玉山等十六戶，選出貧農張成德當代表，擔帶梨五十斤、菜蔬一百八十斤及其他慰勞品，前往第三後方醫院慰問傷員。（張濤）

我軍蓆捲隴海路

破擊五百里殲敵七千

攻克碭山夏邑控制鐵路三百里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十二日電）解放軍席捲隴海路徐州、蘭封段五百里之作戰，已於十日晚取得決定性之勝利。前綫司令部於十一日晨發表第二十七號公報稱：我軍於十一月九日拂曉，向蔣匪內戰大動脈之隴海鐵路鄭寨（徐州西三十里）至圈頭（蘭封東二十里）段進行全綫大破擊戰，經四十小時激戰，迄十日晚，我已全部控制鐵路鄭寨至朱集（商邱北）段二百五十里及野鷄崗（民權西）至圈頭段五十里，將橋樑路軌澈底翻身，商邱至民權段路軌橋樑亦皆拆毀，並攻克碭山、夏邑兩縣城及[illegible]、黃口、李莊、仙山、小楊集、劉堤圈、馬牧集、野鷄崗、內黃、圈頭等車站及劉口、丁鎮集、張閣、劉堤圈、馬牧集、周砦、史新莊（碭山城北）王莊砦、孫六口等據點，殲滅蔣匪暫二十四師之第七旅全部，第六旅一個團及江蘇省保安第一團、夏邑保安團與其縣府及其他土頑「還鄉團」等部，俘敵六千餘，並擊潰由朱集、民權出援之蔣匪整五師（邱軍），斃傷其千餘人。

五寨稅局整理牲畜稅

依靠貧僱農貫澈收稅政策

[illegible]

（五寨訊）五寨稅局幹部在下鄉整理牲畜稅（去年到今年的漏稅）時，由於依靠貧僱農，發揮了群衆的力量，收到了很大的成績，如離稅卡較近的集市東秀莊、大雙碾、小雙碾三個自然村，共二百零幾戶人家，即整理出二百三十六萬四千元（罰款一百四十萬還在外），離集市較遠的如汶子坪三十四戶人家，即整理出九十八萬元，楊家坡六十四戶人家，整理出一百六十萬元（均不包括罰款）。據稅局估計：全縣一萬餘戶人家，至少可以整理出一萬萬元以上。現把整理的經過報導如下：如稅局同志去東秀莊（經過土改的村子），先找農會委員，向他們說明稅收的重要性和稅收政策後，他們說：開貧農團會，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誰也漏不了一根羊毛。在貧農團會上，群衆對政府目前的稅收政策，認爲是照顧貧苦群衆利益的，都表示擁護。當下就把舊兩年內買了牲畜的人家提出來，並決定第二天開群衆大會討論。關於是否讓地主富農參加會議，會引起了爭論。有的主張地主富農不能參加，說他們沒有資格討論村裏的事情。有的主張讓參加會的前半段，叫他們實報，後半段討論問題就不要他們參加。又決定貧農團的人先自動實報，然後再讓地主富農自報，如說漏了，就給提出來。第二天開會時，地主王貴山企圖漏稅，將去年六月買的一條牛，假說已報過稅了，群衆問他要稅條；他說在櫃子裏，櫃子分給群衆了。稅局同志說：稅局是有存根的，如查出來怎辦了？王貴山心虛承認了未報。這一來把群衆惹起火了，罵他過去剝削窮人，現在還要剝削新政權，沒敢在群衆眼前洒灰，再耍地主那一套鬼戲。群衆把他鬥了一氣，最後決定以五倍罰款處罰他。汶子坪是未經過土地改革的村莊，稅局同志去了住在一個貧農單身漢家裏，這時該村正醞釀鬥爭地主惡霸，稅局同志就給群衆撐腰，和群衆一起參加鬥爭，群衆也幫助他整理牲畜稅，因此很順利的完成了稅收的工作。據稅局負責同志談：他們還須依靠貧僱農，走群衆路綫進行工作，是經過一段摸索過程的，如今年七月，開始在二區南坪一帶村莊整理牲畜稅時，稅局同志去後，偷偷摸摸的說是調查生產的，問這年來增加了多少了，群衆以爲是上面來搞貸款的，大都實報了增加的牲畜，後來群衆知道是來徵稅收工作的，就怨起來，大家也就不願再講了。因此，成績很小。一個同志就這樣跑了半個月，走了三十幾個村莊，只收了三十幾萬元。第二期（八、九月）領導上雖提出走群衆路綫，但實際上還脫不出幹部的圈子，主要還是依靠村幹部提供材料。如在二區大辛莊，稅局同志去時，正遇開各自然村主任會議，會上決定各村幹部協助，可是各村主任都是舊幹部，他們回去只向群衆說，過兩天稅局要來呀。這樣，反使稅收工作更加困難了。結果，六個自然村（二百來戶）才收了一百三十幾萬元。同時關於處罰問題也沒有明確的階級路綫，只提出奸猾的就要處罰，因此，在有些村莊中貧農也同樣受到處罰。還有在了解情況時，甚至向地主富農調查中貧僱農的材料，還引起了中貧農的不滿。稅局工作同志在檢討以上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中心問題是一個階級路綫問題，對過去的一些規定和做法要澈底改變，並隨即決定：地主富農買的牲畜按當時的米價折合報稅，中貧農減半徵收（比如去年六月買一條牛，價五萬五千元，當時的米價是九百多元一斗，應折合六石米；再按現在每斗的米價折合農幣，即應以二百四十萬繳稅，徵收百分之五，中貧農減半。）；貧農今年夏收以前的漏稅全免，夏收以後的，如上不起稅，亦可減免。對地主富農漏稅的處罰，應由群衆討論決定，原則上中貧農不處罰。作法上決不向地主富農調查材料。經過土地改革的村莊找貧農團或農會，未經過土地改革的村莊，則找貧僱農宣傳稅收政策和了解情況。到村裏堅決不住地主富農的家，以住貧苦單身漢農民家最合適，因爲這既方便，來往的多是窮人。依照這方針進行工作，已收到了一些成績。（陳平）

李家灣等村

抽出布匹棉花衣服 幫山地村貧苦群衆

（興縣訊）李家灣、石盤頭、南通等五個自然村，爲幫助山地村貧苦群衆翻身，特抽出鬥爭果實白布五十丈，棉花二十斤，麻繩三十斤半，各種衣服被褥一百一十三件，集中到行政村農會，特送大坪頭、程家梁兩村。（智仁）

保德扒樓溝

劉張寶同等三人不是貧苦農民立場被開除出貧農小組

（本報訊）保德扒樓溝貧農小組初步整理組織，開除劉張寶同、徐候奴、張候狗等三人出貧農小組。劉張寶同雖是貧苦出身，但不是貧苦農民的立場，羣衆要封建富農高四長大交出長餘的羊，他說是婆姨娘家給的羊生下的；高四長大不想給羊，說給五斗銀，他說高四長大沒吃的，要什麼羊！羣衆要封建富農高五長大交出長餘的土地時，羣衆要隅畔上的兩垧好地，他說高五長大不會務地，沒有苦，把葛子梁三垧刻地算出吧。大家指出他替封建打幫，是站在封建立場上。另外，他非常自私自利，家裏存下大幾疋布，卻要借餘倉銀，羣衆會上沒有通過，他不高興，有一個時期連會也不參加了。他一說話就翻眼，有的人很怕他。當他無理爭鬧時，便說大家靠着新政權的「勢力」壓迫他。貧農小組檢討出這些事實後，大家一致決定把他開除出去。徐候奴是個小商，沒有貧苦農民的思想，最近分配衣被時，大家認爲綢緞衣被比粗布價貴，綢緞衣被比粗布評的價高一些，這樣貧苦農民才不會吃虧，因爲貧苦農民需要粗布衣被。但徐候奴藉口綢緞衣被不適用，要評低價錢，一個粗布棉襖和一個綢子棉襖，別人叫綢子棉襖價錢評的高一點，粗布棉襖價錢評的低一點，他咬住粗布適用，綢緞不適用，要把粗布棉襖價錢評的比綢緞襖高，雖有孩和他爭鬧，他反說：「怕怕的，你知道什麼。」在分配時，那某婆姨分的布沒有量，他就還爭定。檢討時，王尤爾說：「第一、他參上羣衆東西亂人情；第二、他愛跟某的婆姨。」大家說：「就對嘍！」他愛與人拍攏，說什是什，鈔盤子釘釘子，羣衆說他是「獨裁主義」。經檢討後，大家也決定把他開除出去。張候狗是中農成份，開會說話也不說，大家說他是「無音神神」，他兄張狗捷門（富農）被清算後，他表示不滿，有時開會也不參加了。檢討時，楊智說：「成份不對」，張樞成搖着說：「成份不對，心就不對。」大家認爲他不知道貧苦人的甘苦，也決定把他開除。又將劉張寶同、徐候奴的分配委員職務撤消。（戈）

寧武擴幹會議

洗刷蛻化份子羅爲晉

羅某竊取販賣舉實違法走私拒絕改正

（寧武訊）寧武縣、區擴幹會，清洗貪污腐化拒絕改正錯誤的蛻化份子羅爲晉。羅某原籍河北邢台人，貧農成份，三八年即參加我晉冀魯豫一二九師某團的游擊大隊，同年四月入黨，從戰士、班長、指導員，直到區副政委，因不團結幹部，違犯節約原則，拿出銀換肉等浪費行爲，受到黨的批評警告處分。後來因搞戀愛未批准，便對黨不滿，於四三年一月脫離革命回家，同年三月到靜樂找其父母（來此安家多年），四四年又當了民兵，反攻日寇時到參戰隊，去年十二月調寧武城關任街長至今。自調任街長後，貪污腐化思想更加發展，會數次非法竊取與假賣羣衆的果實，如拿自己粗布被褥換取綢緞的；沒收違禁品外來紙烟私自抽了，因不負責任丟掉羣衆鬥爭果實黃金一兩五錢。竊取、販賣羣衆物資，並私挪公糧六十斤換取綢緞衣物。因此他的私人財產大爲增加，僅知有緞被二床、綢褲與絨衫各一支、皮大衣兩件、毛衣一身、市布棉衣一套，以及皮鞋、皮箱、單被、衣服等十餘件。羅某並違法走私，十月初藉口到縣站交款，私自回家一趟，販賣私貨。並與投罪潛逃的敵僞「和平區」組長趙國瑞的老婆（保「一貫塔」頭子惡霸富農女兒）勾搭，給羅布一疋和棉花、手巾、月餅、紙烟等許多物品，準備結婚，被上級發現後加以阻止。但羅某竟企圖欺騙組織，說那該女人和漢奸結婚沒幾天，她家不是富農等，並對組織很不滿意。此次擴幹會中，他仍不願改悔反省，表示不願繼續工作。大會全體幹部遂決定撤銷他的職務，退出全部貪汚、竊取物資，一併交羣衆處理。（丁一）

天洪村貧僱農小組自動審查村幹部

（臨縣訊）十區天洪村土地改革開始後，貧僱農自動審查幹部。十月二十日晚，重新整理貧僱農小組後，貧農白振祥叫自然村幹部們回去後，貧僱農揭發了幹部的缺點和壞作風，提出民兵分隊長白振剛自私太多，四五年沒經過羣衆，把社窰的磚瓦賣了，羣衆沒見過一個錢。包庇他哥哥的毛驢不支差，把自己的地荒了，種了地主的好麥地三畝，貧苦農民假種不上。今春他搬修水井，吃了五斗小米貸糧，結果沒修。到現在還沒有和貧僱農算帳到一塊。大家把白振剛的問題都寫到紙上，召開貧僱中農會議進行審查，白振剛向大家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經過分組討論後，一致通過撤了他的職。接着檢討主任白林玉（貧農）、農會幹事白張光（貧農），大家也提出他們自私，四四年要羣衆給他們幫工。分組略吵後，對他們處理的辦法是仍叫在職，看今後和羣衆一心不一心。他們也向羣衆作了檢討。（王棠彥）

劉芝茂罪惡補充報導

（保德訊）關於劉芝茂的罪惡，除本報四日報導者外，茲根據羣衆訴苦材料，補充報導如下：

一九四〇年保德人民趕跑舊政權，劉芝茂在接收二區公所，貪汚洋布兩疋，怕縣府秘書焦克勤知道，就審扒樓溝貧農楊張大和焦克勤勾結做壞，把楊張大扣到縣政府，縣長徐翔雲問後，認爲純無此事，並對楊張大說：「你是被人寃枉了」，當即放回。四二年負鎮中，楊張大的新窰經羣衆評議後，劉芝茂又加倍徵收。四四年張鳳，劉芝茂又把楊張大送到縣上，企圖陷害，縣上認爲無問題，又放了回來，劉芝茂又寫信給三區幹部黨員賈賢佑當，叫「動員」上民兵，將楊張大捆打成特務。楊張大說：「劉芝茂的勢力比天還大，那裏也沒有我的逃生處。」當時楊張大哀告「劉芝茂同志！……」他說：「誰和你同志！」，好像汚辱了他。四二年到南河溝徵公糧，地主張滿紅、富農張雙候等，請他吃雞蛋白麵，包庇他們家少出公糧，那年劉滿紅只出了公糧二斗，而貧農張二旦卻出了八斗。中農張國柱反映：「今年的公糧是誰家有雞蛋白麵誰家輕」，被他聽到了，即以搗亂公糧治罪，張國柱本應徵一石七斗，結果加徵一倍，還罰在羣衆大會上跪着，又禁閉在區公所罰米四斗。抓樓溝村長貧農張三子，因爲不巴結他，劉芝茂就鼓動部份羣衆誣告張三子偷了公家工廠一塊鐵，押送專署坐禁閉一年，專署考察結果，並無此事。張三子悶乾貧[illegible]，劉芝茂拿了這破鞋吃，從不給錢，現在還有欠賬。四四年還把張三子當「特務」審過。一九四二年，劉芝茂任四區區委書記，他隨[illegible]抓樓溝貧農張青雲，偷了區公所東西，屈打成招，逼着張青雲賣了兩眼窰洞，賠給他們四十元白洋。四二年四三年他在四區七個村裏和人總翻水地，用羣衆「代耕」，從中剝削羣衆，又隱藏了負擔。四五年在崗嵐工作的白建歷同志，回舊村看家，批評劉芝茂父親劉三斯迫羣衆，劉芝茂就在舊村羣衆大會上宣佈「白建歷回來「是特務」，被我一封信就從崗嵐打發的邊遠地了。」據說白同志後被派到殺搗，劉三同地主韓鳳雷小老婆勾搭，提拔爲婦女幹事，今春區長高鳳璋同志去撤了她的職，並發現了劉家欺負人的一些事實。劉芝茂即在縣委和地委中間，竭力說高鳳璋同志的壞話，打擊高同志。三區溝底塔地主劉成美，是劉芝茂的姑表弟兄，他提拔爲區助理員，劉，工作團領導羣衆鬥倒劉成美後，劉芝茂對工作團負責人說：劉成美是中農，頂多是富農。並說劉成美家中寄放他家糧子六石。今年劉芝茂回到家中，聽說韓喜子到工作團訴苦，報告他家壓迫羣衆的情形，他即提議開，一是說韓喜子在舊政權時代當過村警，貪汚了鹽能裝滿一個倉材，又一說是韓喜子在主任發貸棉時滲過水。向來廟從他的營村村長郝鳳智、文書白發回回爲他散播。九月間劉芝茂又回到家中，他父和孤家塔富農劉匪子數着地，地裏有發樹，羣衆不讓他家分，劉芝茂去了他窩了四十吊錢。這時村裏在討論成份，中農王毛子揭發他在四〇年打鋼收據時，從三區行回一包衣服，並說他家約富農，他就把王毛子叫到家中，用亂棒毒打，五六天不能動彈。這時上級派他到農校學習，他臨走還安頓他的村長郝鳳智：「把王毛子訂爲富農，使他不能參加農會，將來不能訴苦，窮人也就不敢說我們了。」但是，這一個寶民、害怕的壞蛋，終於被人民的手從把他推倒了。（康溥泉）

某旅醫院教導員朱玉清

私自活動找地主女人結婚 閻家坡羣衆綑交原部處理

（離石訊）某旅醫院第二所教導員朱玉清，違犯幹部婚姻問題的決定，私自活動與閻家坡地主閻鴻啓的兒媳李月英結婚（李的男人任四川給閻匪當爪牙），該村羣衆發覺後，將朱綑交政府轉原部處理。朱玉清，四川人，最近從醫院駐地騎馬一匹，帶手槍一支來寺溝、閻家坡一帶「遊玩」（據他自稱，四一年、四二年曾在這一帶工作過，有些熟人，所以來「閒遊」），十月十九日住到寺溝張石建家（張曾當過僞軍隊長），當晚即將離家莊地主離相高（過去相識）找來談他的婚姻問題，朱說組織上「批准」他結婚，請離幫他找對象安家。離初提出崖窰塌一個女子，朱嫌年紀太小，離又提出閻家坡地主閻鴻啓的兒媳李月英要改嫁時，他即同意，並叫離第二天說合去。第二天他因離去的遲，就親自去找此女人（他四一年在這村工作時，即住在地主閻鴻啓家中，認得這個女人，這時女人翁翁被扣押縣府，家裏再沒男人。）因女人上地沒有見上，以後接連去了好幾天，勸目此女人和他結婚，並發生了肉體關係。李月英問他說：「地主女人不是不能結婚（羣衆不准她找對象）了？」朱說：「一般人不能結，一般幹部」可以結。」（編者按：行署出區關於幹部婚姻問題的決定中規定，不論黨、政、軍所有幹部，都不准結婚。）女人怕羣衆不叫，他說：「不怕，有我負責。」並進行威脅誘惑說：「你是地主，將來土地改革時，羣衆鬥爭你，及早找對象另嫁吧！」該女人即同意和他結婚。第二天朱即找行政村工會雜守信（過去和他好）替他到村公所談結婚問題，雜也應允。到村公所後，恰遇村長不在，未能談成。朱很着急，晚上又去動員地主女人，準備晚引走。正在談話時，被羣衆發覺，當派民兵將他們一併扣起。第三天羣衆開會鬥爭，會上貧農張立山說：「你來這裏是誰到地主家裏去了？你爲什麼要和地主女人結婚了？「告農民書」上說的不能和地主女人結婚，你的立場站在那裏了？」雇工張三家官說：「你和地主女人結婚你不知道嗎？」羣衆教育他時，他還嘴硬，羣衆憤怒，當場將他綑起，轉交原部處理。接着又把地主離相高、李月英鬥爭後，暫扣押區公所。工會雜守信，因包庇朱與地主女人結婚，被羣衆批評後撤職。（閻定五、陳汝才）

來函更正

編輯同志：

本月四日二版「扣押惡霸劉芝茂父子」一訊，有三處應更正：

（一）四五年劉芝茂在岳家溝買下地主岳陽扣三十來垧地，不是和貧僱合夥僱一長工耕種的，是和地主夥種的。可能是我筆誤了。（編者按：原稿確是寫着和地主夥種，並無貧僱二字。）

二、劉拉從喜霸佔了戰士張候紅的妻子，不是張候仁。

三、劉芝茂說張候紅是「逃亡戶」，不是說「逃亡地主」，因張候紅在隊伍上被父親尋回，過河西住了幾個月。但劉芝茂說這話的意思，是掩蓋他的罪行。（這一點是面訊科改錯的。）

康溥泉 十一月四日

更正

十五日本報「幹主役爲事件」一文中，陽曲四區係五區之誤。特此更正。

讀者來信

用韻文寫章程不適宜

編者同志：

八日二版所登「白文農會章程」，是用韻文寫的。讀了之後，總覺用這種文字形式來寫農會章程，是很不適宜的。因爲農會章程的條文，應該合乎確切，每條每幾句話，多少句，每句一定多少字，全由內容決定。採用韻文寫，勢必形式受着限制，甚至以詞害意。如該章程第十條的頭一句「幹部民兵要檢選」，把幹部和民兵相提並論，如果說都要羣衆審查和監督那是對的，但這兒是說的選舉，那就不對了，因爲民兵應該是自願參加的，而不應該是選舉的。又如第十五條，規定出「不要地主和惡霸」，這本來是多餘的，但既說到地主、惡霸，富農也應說上才是的。同條「不要狗腿和灰鬼，改造好人做行」，上一句是絕對的，下一句是相對的，也不能相提並論。以上三處，其中有的恐怕就是由於受這種形式限制之故。

各處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看了這篇東西之後，有些人很容易起而倣效，他們可能用心推敲字句，因而妨礙與損傷了章程的內容。在今天一切都提倡實事求是的精神下，此風斷不可長。

一讀者 十一月十二日

南北各戰場我發展攻勢 殲敵三萬餘克城十五座

——一週戰況——

本週間，南北各戰場人民解放軍，根據已公佈者，統計先後共殲敵約三萬一千餘人，克城十五座。

沉寂半月的豫陝戰場，自一日起，我軍在平漢路西側北起登封南至方城四百里戰線上，發動攻勢，六天內，殲敵第十五師殘部及四十七師一部共約五千八百餘人，生俘十五師正副師長武庭麟、楊子明、姚北辰等，解放臨汝、寶豐、登封、南召、郟縣、魯山、葉縣、方城等八城。刻我攻勢尚在繼續擴張中。隴海沿綫我軍一部，則配合地方武裝，繼續清剿土匪。

蘇魯豫皖戰場解放軍，於本月九日拂曉，向蔣區內戰大動脈隴海路徐州、開封段進行大破擊，經四十小時激戰，已全部控制鐵路郝寨（徐州西三十里）至朱集（商邱北）二百五十餘里及野雞崗（民權西）至圍頭（蘭封東二十里）段五十里，並攻克碭山、虞城兩縣城，內黃等車站及劉口等據點共十八處，殲滅蔣匪暫二十四師之第七旅全部，第六旅一個團及江蘇省保安隊、還鄉團雜頑等，俘敵六千人，並擊潰川援之蔣軍整五師，斃傷敵約千餘人。另部我軍於六日三次攻克亳縣城。

東北戰場，敵九二軍二十一師被殲後兩日，即四日拂曉，我騎兵某部於錦州東北五十里之徐家店，殲滅敵一七四師師部及兩個團，生俘一千二百餘名，是役，我僅傷亡十餘名，造成一比一百的光輝戰例。在蔣匪大叫「打通長瀋交通」之際，我軍另部三日晨在長春以南大屯、曹家屯一帶，殲滅由長春南犯的敵暫五十六師大部，同時於公主嶺西北殲敵懷德保安團一部，兩役殲敵兩千一百多名，使「打通長瀋交通」成了夢想。自新民至大虎山一段的北寧路，經我軍於一二兩日大破擊後，已經破碎不堪，就連美聯社也說：「在使國軍走向大崩潰的最後目標方面，共軍已向前邁進了一步。」

目前，北寒帶的寒流正越過滿洲，新民縣已落雪，東北蔣匪陣偏促於四平以南鞍山以北之中長路及北寧沿綫以及北面孤點於長春、吉林與松花江北岸之據點中，而臨缺糧缺煤和缺衣之嚴冬。

西北戰場我軍於殲滅七十六師之後，即挺進榆林城下，二十七日控制機場，使蔣匪空中運路，均告斷絕。三十一日掃清外圍戰鬥中，我即殲敵一千五百名。總計是役擊潰敵二十二軍八十六師兩個團，殲滅一千五百餘人。與此同時，我軍一部於三十一日解放榆林東北之神木縣城。蔣匪中央社對此連日驚叫，傅作義慌做一團，飛來飛去，而胡宗南則已一聲不嚷了。

晉西南方面，我上月二十九日即將鄉寧收復，自是，同蒲路以西黃河南岸之晉西南，已全獲解放，臨汾孤城愈益孤立。

山東戰場，我三日收復招遠，六日收復平度。進犯威市的蔣匪一直被阻於棉花山一帶，臨山背水，[illegible]。在濱海臨（沂）濤（維）公路的兩側，我地方兵團配合民兵，先後於上月二十九日及本月四、五、六三日中殲敵兩千四百名，並解放了廣大地區。

晉察冀方面，我殲敵第三軍後，敵在平津保三角地區，集中了一些兵力，並先後侵佔霸縣毛[illegible]溝等地，企圖確保其老巢。保南敵佔各孤立據點，處境日益危殆，目前我軍正主動作戰中。

鄂豫皖方面，在界嶺、高山舖大捷後，蔣匪對我大軍談虎色變，驚恐不已，蔣匪長江軍運已完全衝斷，益傳蔣匪將在九江設立司令部，此點反映大江以北蔣匪軍事形勢的「日益惡化」。

（六日至十二日）

蔣區學生反壓迫鬥爭發展 南京天津學生罷課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各方消息透露：蔣管區學生反壓迫爭自由的正義鬥爭在發展中。天津南開大學等各校，自六日起曾進行罷課。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亦曾一度罷課。蔣匪在各地逮捕屠殺罪行仍未停止，據塔斯社上海十一日電引大公報訊，本月四日，蔣匪桂林當局曾傳訊市民十一人。另據本月初津益世報透露，上月間，瀋陽市民百餘人被蔣匪逮捕。

衝破蔣匪阻撓 昆明學生助學運動勝利

數日內募得蔣幣二億四千萬元

（新華社冀中十二日電）津報昆明訊：昆明學生衝破蔣匪阻撓，熱烈展開助學運動。雲大、昆師等三十餘大中學學生，十月二十六日組織助學委員會，募集助學金，救濟飢寒交迫的同學。各校發出挑戰書，學生互相競賽，紛紛捐出自己的水鎗、手錶、珍貴書籍、衣物等義賣，女生更組織縫紉、洗衣、[illegible]、售物隊等，出賣勞力，有一日工作十五小時者，至十月底，數日內即募集蔣幣二億四千萬元。此一運動開始時，蔣匪雲南當局即多方阻撓，及至學生擴展開街頭募集時，蔣匪雲南省主席盧漢竟以「有損氣節」爲藉口，加以制止，但學生蔑視任何阻撓，於預定日期（本月二日）仍[illegible]合萬人，列隊出發市面，並進行義賣勸捐，並在街頭分別展開宣傳演講，演出街頭劇等，博得市民熱烈同情，紛紛解囊捐助。

東北建設

黑龍江省穆棱、五林兩地翻身農民，紛紛組織農閒採金隊，兩月來，各人除去生活費外，尚餘八十餘萬元。採金農民成立起有工會。五林金礦區的二十二個採金隊，並建立一個七十八間房屋的「工人新村」。

內蒙古錫盟烏珠穆[illegible]鹽池，生產效率逐日提高，現日產鹽達十萬斤。

松江省府在尚志（東珠河）建立了用拖拉機耕種的省營第一機械化農場，該農場有拖拉機、脫穀機、播種機等共十七架，五架大型，現已每日出動墾荒，爭取趕凍前開荒三千畝，並計劃明年播種一萬垧。

蘇北蘇中蔣佔區 群衆反抓丁鬥爭擴大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據到消息：蘇中蘇北蔣佔區羣衆反抓丁鬥爭日益擴大。八月下旬，淮陰蔣匪在城廂抓捕壯丁一千餘名，於二十八日圖至運河邊，欲用船載走時，壯丁家屬亦集結千餘，而過武裝警戒，奔至河岸哭聲震天，千餘壯丁上，人叢擁擠，即乘機逃光，蔣匪惱羞成怒，亂捕附千餘人。次日，羣衆即遊行示威，高呼「反對抓丁」口號，將「蔣記鎮公所」及縣政府搗毀，並撕毀戶口冊子，蔣匪慌忙緊閉城門。市民聞即罷市抵抗，迫得蔣匪只好將逮捕之羣衆釋放。沭（陽）新（安鎮）公路附近三百被抓壯丁，於押往沭陽城途中，一聲暗號，即全部跑光。九月二十七日，如泉、石莊蔣匪深夜出動抓丁，但剛抵據點里許，即爲民哨發現，一個時村村鑼響，莊莊喊殺，十餘鄉五千多羣衆，趕來圍打，直將蔣匪驅回據點。宿（遷）北馬圍莊農民馬福提被蔣匪抓住，全莊三十餘婦女抄動鐵叉鐮刀，將蔣匪驅走，救下馬福提。高郵時堰鎮苦力許士廣爲抓丁蔣匪包圍，無法逃避，乃舉起菜刀，猛力砍傷自己胳臂。寶應、同興鄉青年高紹興亦砍斷兩手食指，誓不當蔣家兵。東海壯丁陳小四被抓後，殺死蔣保長，與八個被抓青年越獄逃跑解放區。現淮陰淮安兩縣民主政府均於邊沿區設立「蔣佔區青年招待所」，負責解決逃來青年之生活，並介紹職業或保證免費入學。

蘇魯豫皖我軍 第三次克亳縣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十二日電）解放軍六日第三次攻克亳縣城。

在我控制的榆林機場上 敵運輸機一架降落

（新華社西北十二日電）前綫記者田方報導榆林機場爭奪戰稱：解放軍某部第十二中隊，上月二十七日拂曉於掃清榆林外圍據點後，乘勝攻入榆林飛機場。以猛迅速的行動，完全出乎敵人的意料，他們沒有來得及和空軍聯絡，讓一架載滿軍火的運輸機降落在已被我軍控制的機場上。敵機降落後，解放軍當即以密集火力對準射擊，機砲連六零砲射手郝宗堯發砲兩彈，命中機頭，[illegible]衝上雲宵，三個企圖逃跑的駕駛員當即斃傷各一，正機師趙唐被活捉了，他顫抖着肥胖的身體，結結巴巴的說：「我認識[illegible]」，並供稱他是被迫駕駛中航公司的民航機運輸軍火，榆林城內尚有一百多個「要人」等着乘這架飛機逃往西安。被擊毀的那架飛機燃燒時，敵人集合了城南僅有的四個營反撲四次，展開了激烈的機場爭奪戰。機場四週的邊緣陣地上，我軍七連副指導員陳有岑和排長趙春和帶領戰士控制了東面和正面的敵人。午後，敵人又以一個營的兵力，用半包圍的隊形，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估絕對優勢的敵人再次衝上來，又被我九連戰士以手榴彈逐段展開了爭奪戰，敵人一段段的退出了陣地。但在這時，我八連陣地有兩挺機槍忽然發生故障，眼看敵人又衝上來了，二排副[illegible]機智沉着的舉起了手榴彈，高呼：「繳重機槍停放，準備好手榴彈刺刀！」把二十多枚手榴彈同時擲出，炸得敵人不敢再反撲，只顧夾着尾巴逃命，機場依然在我十二中隊控制下。

太行各縣 南征民兵勝利歸來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一日電）太行各縣隨陳謝大軍渡河南征的民兵與扭架隊，已紛紛凱旋歸來。博愛南征民兵第一批歸來者三百五十人，於上月二十五日安抵縣城，全城人民熱烈集會歡迎，凱旋民兵扛着繳獲蔣軍之機槍列隊步入會場時，全場鼓掌歡呼。會上，該縣委向民兵報告全縣和南征民兵家[illegible]利消息，互相報告勝[illegible]英勇翻身情形，南征民兵相報告，第一批歸來者已帶回繳獲的三挺機槍二百支步槍及其他勝利品，並報告蔣賊統治下的豫西老百姓的痛苦。陵川扭架隊和沁陽扭架隊千餘人，亦相繼歸來，沿途備受羣衆歡迎。[illegible]在南征中，搶拾傷員，出了不少英雄，陵川六大隊副隊長王志龍不怕犧牲，在敵砲火下搶下五個傷員，在運傷員途中，自己燒水作飯，讓傷員住房，自己露宿，拆洗自己的衣服爲傷員裹傷，在大雨泥濘途中，吃不上飯，但要趕運。在戰地，他們無畏性的克服了一切困難，完成了任務。南征民兵與扭架隊員們在前綫並開展「民愛民」運動，幫助新區貧苦農民翻身，他們宣傳解放區人民翻身情形，揭破蔣匪欺騙，發動新區羣衆的借糧鬥爭。陵川扭架六大隊在新安關莊住時，東老太太因蔣匪[illegible]，逼得快要餓死，他們立即給了十多斤白麵，救了這位老人。又如：南征民兵與扭架員歸來，見家中翻身與村中互助生產情形，甚異常[illegible]。平順王曲村模範德參戰歸來說：「路上老想着家中十一畝地不知鋤了，到家放下槍已，就上地一看，都成了[illegible]麥田。」[illegible]

把繳獲敵人的砲 轉過來對準敵人

冀魯豫軍區成立新砲兵營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一日電）[illegible]

美蔣串通利用聯總 長期控制中國漁業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聯總已與蔣記行總共同擬定一所謂「聯總漁船分配辦法」，於七日由行總公佈。該「辦法」充分圖示美蔣串通利用聯總物資控制中國漁業之用心。其內容為：第一、利用聯總漁船，由美蔣共同控制之「漁業公司」，此即為不久前美蔣串通所謂之「中國漁業公司」。第二、將一部份漁船由美蔣共同控制之所謂「漁業研究和訓練機構」；第三、將一部份漁船配售於民營漁業，但「參格」的漁船都將落於蔣匪官僚漁業組合之手。上海漁業界曾對此辦法，曾予反對，並派代表赴京請願，[illegible]「東剝與絞殺民營漁業」之舉。據天津益世報十月二十七日消息，為蔣匪農林部漁業[illegible]收之十艘聯總漁船，已開始在南海活動捕漁，此項漁船完全為美人控制，每一漁船設有美人船長、機長及漁夫各一。

東歐各民主國家 生產競賽獲驚人成就

（綜合報導）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各國勞動人民，爲慶祝十月革命三十週年所發起之廣泛生產競賽，迄節日爲止，已獲驚人成就。南斯拉夫全國礦場、工廠及企業機關，全部捲入此一運動。聯邦鐵工業部門之工人，在一個月中，超過生產計劃百分之六十，節省材料百分之五十五。波斯尼亞杜茲拉鐵礦全體工人，在節日前即完成全年生產計劃。勃列查地方之礦工，在二十天中，超過計劃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某隊礦工，在十月三十一日超過每日生產任務百分之一百。另隊礦工，甚至超過百分之一百十一。鑒於此種偉大成就，南高級經濟委員會主席基德利區，十日特在南勞工聯盟中央委員會，宣佈全部企業工人總動員，以求提前完成並超過本年生產計劃。阿爾巴尼亞國家計劃委員會，七日宣佈阿國工業自四月至九月六個月中，已完全實現，並遠遠超過原定計劃。其中電力生產超過整一倍，石油超過百分之三十，煤超過百分之廿六，皮革超過百分之五。若與去年同期比較，則石油增產達八倍，銅礦增產幾達五倍。計劃委員會報告中特別指出上述成績之獲得，乃蘇聯予南斯拉夫熱誠幫助之結果。保加利亞在十月底，已有大部工廠，完成今年全年計劃。波蘭重工業生產，今年第三季已超過戰前水平。本年第三季煤產量，較一九三七年同季已超過百分之七十，銑鐵超過百分之七，鋼超過百分之十八。

英工黨議員代表團返國後 盛讚東歐飛速進步

（倫敦訊）英議會工黨議員訪問東歐之非正式代表團員，頃在倫敦各報章發表其訪問印象。齊里亞庫斯在「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上著文稱：他們這次遊歷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曾見斯大林元帥，他對他們解釋在蘇、波、南、捷四國的一切見聞。齊氏稱：「這些都是計劃經濟的國家，其目的在於提高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活程度。這些國家的計劃經濟，並不依賴美國。」齊氏鄭重稱：「如與這些國家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係，則英國不僅能容易地渡過這次危機，而且能同樣局部地保護自己不受美國經濟危機的擾亂。」阿倫在工人日報上的專文則稱：他在第一次大戰時曾訪問南國，「那時南國全是受壓迫的和極端貧困的人民，但南國人民現在已經變成積極而有創造力的人民。」工人日報湯姆士的文章着重稱：「最驚人的特點，就是青年人在他們國家生活中所佔的可讚美的地位。」另一議員李氏宣稱：「他深爲這些國家工會運動所得到的巨大勝利所感動。」他特別指出：「南斯拉夫的工會，在各部門的活動中，獲得了幾乎難以相信的成果。」

巴黎公用事業工人 增資鬥爭已獲勝利

（巴黎訊）巴黎及近郊公用事業工人之增資鬥爭，已告勝利。合衆社稱：這一罷工是巴黎工人實際的總罷工，使巴黎除交通外，一切公用事業陷於停頓。拉馬第當局在罷工的強大壓力下，八日晚向罷工者屈服，被迫答應將原訂於一個月之後償付的臨時增資，提前至十一月十五日，並立即由議會考慮普遍增資與修改工作時間。罷工勝利後，中央罷工委員會，於九日號召一切公用事業工人，加強他們偉大的團結精神，並儘早消除巴黎人民因罷工所遭受的不便。

巴黎麵粉工人和長途汽車工人的增資要求，又已提交拉馬第當局，麵粉工人給拉馬第的期限是十一日答覆。要求稱：如政府不予以滿意答覆，即將舉行罷工，這會斷絕對巴黎麵包店之麵粉供給。

齊里亞庫斯發表演說 斥美反動外交政策

（倫敦訊）英工黨議員齊里亞庫斯九日下午在格拉斯哥蘇格蘭與蘇聯協會上發表演說稱：「美國目前的統治者實行笨拙而富挑撥性的外交政策，美國國會目前的性質非常反動。」對於英國工人所擁護的或者在英國國內及國外試圖從事的一切事物，都懷有敵意。」齊氏稱：所謂「馬歇爾計劃」，竟將經濟重建與思想戰及政治陰謀混然雜處。我們得以獲利的唯一機會，是與東歐國家和蘇聯站在一起。」齊氏繼稱：「在希臘之外，首批受美國援助的，就是法意，這並不是因爲法意在經濟上可靠，而恰恰因爲他們目前的右派政府已經一塌糊塗，他們迫切[illegible]一種危機中，即以法意兩國工人階級和工運人士爲基礎的政府，或將取而代之。美國知道的非常清楚，希望拉馬第建設法國，就是在游泳比賽中，把你的錶押在一個快要淹死而神志昏迷的人的身上。」齊氏表示其決心稱，他認爲美國民主力量最後終將禁止美帝國主義大企業家以及好戰狠鬥的政客者記和。

美維護人權大會發起運動 要求取消非美活動委會

（紐約訊）美國民主人士權組抨擊「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要求予以解散。美維護人權大會主席馬紹爾最近稱：該會已發起一種要求取消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請求書，簽名者將達五十萬人。該會並主持對好萊塢十位作家與導演的歡迎會，到會者有美國著名作家、藝術家及工會領袖多人，此十位作家，最近因拒答非美活動委員會之無理質問而被其譏爲有「蔑視國會」之罪。與此同時，美國四十多位名流參加全國性廣播，要求聽衆致函國會，呼籲取消非美活動委員會。他們指斥該委員會最近對好萊塢的偵審，無疑是對美國文化自由與人民權利的打擊，令人不禁想起希特勒主義。

世界金元危機爆發後 美輸出總值連續下跌

（據美新聞處華盛頓電）美國九月份之輸出總值，共爲十一億一千四百五十萬美元，較去年十月以來之輸出最低月份，今年八月份（十一億三千九百萬），跌落了百分之三，較今年輸出最高峰之五月份（十四億二千二百萬元），慘跌了百分之二十一·五。按美國輸出總值，自世界金元危機爆發及英法等國因經濟危機限制美貨以來，即於六月份開始連續下跌，若以五月份爲基數計算，則六月份跌了百分之十三，七月份跌了百分之十九，八月份跌了百分之二十九，九月份爲連續下跌之第四個月。

伸入敵後，痛殲閻匪鄉村
——記清太徐人民武裝——

德千

一、向敵後挺進

太原近郊，汾河兩岸廣闊的清太徐平原上，閻匪的所謂「兩面的控制」，已被我神勇的武工隊游擊組的鋒刃予以粉碎。敵人力持鎮靜，「轉村人員」「奮鬥團」「自衛隊」依然高唱「村不離村」「鄉不離鄉」，並調來太原綏署特務團駐屯徐溝的西鋒大隊增防晉祠，以壯狗胆。

我們的精幹武裝，分別挺進敵後，痛殲閻匪鄉村特偽人員，爲民除害，至今已有北格、孟封、三賢、柳林、王家堡、成子等六個閻匪鄉村，受到痛擊；徐溝保警隊、晉祠閻鋒大隊、清源工兵團等閻匪，受到沉重打擊，先後被我斃俘五十三名，傷的約二十名，繳步槍三十四支，機槍兩挺，與匪損嚴重的清太徐人民，喜不自禁；閻匪內部則異常驚慌混亂。

二、一日三捷

我軍突然出現距太原市不及四十里之特軍莊，首先全殲柳林鄉武裝，斃俘代理隊長以下十名，繳槍八支，因爲敵人裝著「鋼鐵」，所以我們也就很銷靜地把敵人全部誘到村子當中，在十字路口上把它消滅，稀疏的幾聲槍響，幾分鐘的光景，戰鬥就結束了。被閻匪最近才提升爲汾東工作隊長楊道瑞昌，聽得柳林槍聲打響了，兇狠地率隊來「剿」，一撲沙溝莊隨而來，一經接觸，便被我俘擄了，這回又送來十個俘擄和八支槍，還有不少子彈。

戰越打越大了，晉祠的「閻鋒大隊」，聽得這面有情況，兇狠地跑來了，戰士們記着首長的指示：「不動則已，一動就乾脆徹底消滅敵人」，沉着等待打擊這羣匪徒。直到的敵人看到他們的匪伴屍體，橫陳在汾河灘裏，這一現實的教訓，一下把來援的「閻鋒大隊」冷了半截，百多個敵人，蜷集汾河岸邊，徘徊不敢前進，我們則隱蔽麻痺敵人，好想把他們誘至跟前，全部殲滅，敵人幾次準備脫衣渡河，但又中止，戰士們等的不行了，一個號令，槍炮齊鳴，敵人不及還槍，掉頭而逃，有的被打死，其餘慌張的逃跑了，閻匪的「閻鋒大隊」就這樣遺下了七八個屍體，焦頭爛額地竄回去了。

三、轉到外綫 再殲來追之敵

我武工隊一日三捷，震清太徐平原，於是駐徐溝的閻匪特務團保警大隊，駐清源的工兵團及各地的鄉武裝，分路來合擊我們。我武工隊在濃厚的黃金色的穀子、高粱掩護下，巧妙地轉入外線，羣衆又自動幫助我們，捉住了一個偽裝農民來探情況的敵探便衣，並悄悄地告訴說：「是得啊，鄉村的探子，千萬放不得！」我們已在第二天的下午，轉到外線，選好了打擊敵人的時間和地點，敵人這時分爲數股進行「清剿」，我們就抓住他的一股，予以打擊；在杜村的西頭，徐溝保警隊首先被殲俘一部，斃俘人槍各八，其餘各股，紛紛逃走了。這回的「追剿」是由號稱「軍食匪」王少將司令統率的。

四、防守戰

閻匪在汾河西岸的城子鄉村，遭到我們沉重打擊，我武工隊並繳獲了機槍一、步槍一、自行車四輛。「這是我們深入敵後打垮閻匪的第六個鄉村了。」

被殲滅的鄉村人員，跑步急報於「工兵」，「工兵」就輕裝跑步來擁攻我們，我們剛打出一個手榴彈，敵人便猛撲過來，搶佔了村子西北角護村堡，並向北西兩翼伸展火力，我們的指戰員就斜依牆角，端著刺刀，堅持防守護村子的西北角，敵人數次喊殺躍進，都被我們打縮回去，敵人的銳鋒受挫了，我們就立刻發起反衝鋒，把敵人打垮。帶着大腿亡國奴帽的四具屍首，橫陳在護村堡上，其餘的閻匪，狼狽逃跑了。

「旱賭博晚做賊」的是誰？

王永慶

肯丑家殷高興，李邦俊（地主）的莊稼他伴種。做飯的是冬盛（地主女兒），丑家這人受可憐；澀豆腿，吃不得，燒手撥餅子。

這是王家山農民在大武解放前，[illegible]肯丑家編的一首詩。肯丑家給地主李邦俊當了十七八年工，民國三十一年，地主李邦俊逃躲在大武，把家裏留下不走的地，要和肯丑家伴種，丑家說：「寫張伴種契吧。」李邦俊說：「[illegible]誰還不知道誰的心。」就這樣丑家白天黑夜的受，連一年也不吃的豆腐渣還讓丑家吃，秋後打下二十多石糧食，丑家說：「分糧吧！」地主將說：「[illegible]來！」最後翻了臉，把丑家打發走了。兩個賬下的二十五元工錢，放在他家，李邦俊說：「你[illegible]」[illegible]強盜偷走了，我的錢被[illegible]的錢包在[illegible]莊稼、衣服，在家開賭場。過年時，李邦俊在門上寫了付對聯[illegible]羣衆，一村是「早賭博晚做賊，人心一變大發財源；早的起晚睡眠，賺的家產一旬就乾。」九月十八日，這個惡霸的地主再被羣衆清算了，這次是徹底的清算。肯丑家把壓在心頭的冤情一下都吐出來，大罵：「李邦俊，睡巧賊把我的錢偷了，賊還認的那是你的李邦俊的錢。那時我還不起你，現在要跟你要。」貧農李邦發、中農李春林等都起來控訴他偷過李邦發皮襖，偷過李春林二斗菽麥和高粱麵，偷過李懷清兩包衣服和鍘草刀，偷過……偷羣衆瓜菜是平常事。李邦吉把偷的東西賣成錢，又開賭場，羣衆指着李邦俊問：「你說，誰是早賭博晚做賊，說！說！」無恥狡猾的地主，在羣衆正義力量下，連聲說：「是我自己，是我自己！」

劉貴和范月成立場不同

有一天，伙房裏貧僱農出身的炊事員劉貴和胡群二同志，看見炕上新發的棉衣，感到人民軍隊的無限溫暖，情不自禁的說：「參加解放軍，吃穿都比家裏强，土地改革家裏再分上土地，以後可要好好幹。」

當值日范月成，是個破產地主，他插嘴說：「一時！吃穿都是我自己的。我家一年出七石公糧、八雙鞋，我還吃穿不了呢！」

劉貴同志覺得不對勁，就說：「我今年上，看見你浪費油（從廚房裏打油，灑拉拉淋下一路、一鍋台）就不像個貧苦人家。聽你這說話，一定是個地主。因爲你還有，才出七石糧、八雙鞋，要是窮人，還給分地分糧食呢！」

范月成本心對土地改革不滿，但又無話可答，又說他家只出五斗公糧。老劉、老胡越講越起勁：「爲什麼你家只出五斗，[illegible]變的這樣快，出五斗說七石，你一定是[illegible]」[illegible]

副刊